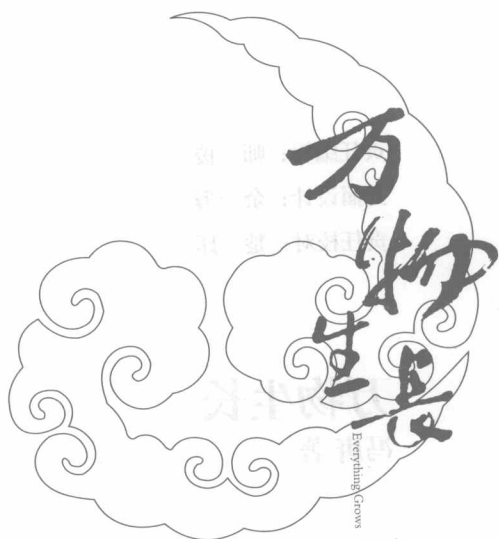


万物生长

Everything Grows

冯唐
著



冯唐◎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万物生长/冯唐著. —昆明: 云南美术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7-80695-613-7

I. 万… II. 冯…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204508号

责任编辑: 师 俊

封面设计: 余一梅

责任校对: 楚 珏

万物生长

冯唐 著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制版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80千

版 次: 2007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695-613-7

定 价: 23.80元

从头到尾，文中一切纯属虚构，请勿对号。

心智未健全，难容异端者，敬请止步。

献给老妈，她可能不知道有些孩子这样长大。

《万物生长》
再版序

《万物生长》成书的过程很长。

“鸡头”开在一九九八年的夏天。当时刚念完八年的医学院，在七月的北京等着八月去美国体会腐朽没落。那个夏天很热，死了好些白毛老头和小脚老太太，我在呼啸的电风扇前，想，写个什么吧，写了就忘了，到美国就是一个新开始。

“猪肚”填在一九九九年夏天。我在新泽西一个古老的医疗仪器公司实习，替他们理顺全球投标流程，小组里最年轻的莫妮卡比我大十五岁，公司的主要产品长期占领了世界50%以上的市场，莫妮卡大姐对我说了一句很国企的话：“你不要那么使劲干，否则我们压力很大。”所以我上班的时候上网，看新浪新闻，泡两个叫“新大陆”和“文艺复兴”的论坛。名字叫卡门的老板娘不懂中文，鼓励我：“仔细看，中国医疗耗材的潜在市场很大。”公司在新泽西北部，是著名的白区，好的意大利餐馆到处都是。惟一个号称中餐的馆子，大厨和伙计都是越南人冒充的，一句中文都不会，只会做酸辣汤和左公鸡，让我想起初中看的《金瓶梅》录像，也是越南人演的，里面的潘金莲除了微笑和叫床，一言不发。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便宜的小馆子可以喝大酒，喝完酒没有姑娘可以拉着手，口无遮拦，对于当时的我，就是监狱。所以我下班的时候，躲在饭店

里写《万物生长》。

“猫尾”收在亚特兰大，用的是二〇〇〇年冬天的三周假期。我给当时为我做出版代理的《格调》先生、师奶杀手、出版家石涛写电邮，说，下雪了，我窗外的松鼠们还没冻死。石涛说，他想起他在辛辛那提写作的时候，说，如果觉得文气已尽，当止就止。写完，我回到北京，当时电子书大佬“博库”还笔直地挺着，在长城饭店旁边的小长城酒家新春团拜，有酒有肉，我第一次见北京的作家们，感觉自己像是在凤凰窝里的一只小鸡。我第一次和作家们喝酒，就被一个叫艾丹的，一个叫张弛的，和一个叫狗子的，灌得平生第一次在睡觉以外的时间失去意识，停止思考。去协和医院洗胃，周围十几个医学院同学围着，我心想，将来这些人都是名教授大医生啊，我真牛啊。我事后才知道，这三个家伙，在公认的北京酒鬼好汉榜上分别排名第一、第二和第十一。石涛后来说，我倒下之前，拨了三个手机号码，一个接到留言机，一个说人在上海，最后一个没有通，他想知道，这三个人都是谁。艾丹后来说，我根本就不是他们灌的，是我自己灌的自己，两瓶大二锅头，一个小时就干了，心里不知道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

《万物生长》出书的过程同样漫长。二十几家出版社的编辑看过叫好之后，摇摇头说，“想骗成太监都不行，浑身都是小鸡鸡”。好事的勉强通过，呈送上级继续审批，一年之后，纸书终于出来了，

现在回想写《万物生长》的时候，好像曾国藩初带兵，“不要钱，不怕死”，我心中了无羁绊，我行我素，无法无天。我甚至忘了早已经学会的好些小说技巧，后来回看我高一写的一个长篇，远比《万物生长》行文老练干净，更像能在《收获》发表的样子。我想，我是土鳖，别太苛求自己。跟生孩子一样，肚子里有要表达的东西，

猫三狗四人十月，一直挺着，到时候自然有东西出来。写出来的东西，仿佛生出来的孩子，“儿孙自有儿孙福”，成什么样的气候，是他自己的造化了。

写完寄给我的医学院时候同宿舍的下铺，他当地时间早上五点给我打电话，说，看了一晚，决定留到女儿长到十八岁给她看，原来老爸就是这样长大的。寄给我过去的相好，她打来电话，一句话不说，停了一晌，挂了。我当时想，《万物生长》不是我最好的东西，也一定不是我最差的东西，要是十本类似的东西，我就不算是土鳖了吧，和作家们喝酒的时候也不用觑着脸皮不知羞耻了吧？

是为序。

目 录

再版序 001

第一章 洗车 001

世界上有两种长大的方式：一种是明白了；一种是忘记了明白不了的，心中了无牵挂。所有人都用后一种方式长大。

第二章 人体

第三章 处男

第四章 哥伦布

第五章 女友 028

她合上书，嫣然一笑，我一丝不挂，傻子似的站在那里，已经被结束。

第六章 柳青

第七章 银楼

第八章 银街 045

我闭上眼，柳青的意象清晰而生动。她成化青瓷的样子，说话时的平静亲切，举手投足间的安然大器。

第九章 肉芽肿的手指

第十章 我肮脏的右手

第十一章 初夜

第十二章 垂杨柳

088

看到她的时候，一只无形的小手敲击我的心脏，语气坚定地命令道：“叹息吧。”

第十三章 包书皮

第十四章 口会

第十五章 一地人头

第十六章 大酒

134

我和你说的世界可能不是一个。我的世界有“有所为、有所不为”，有“天大的理敌不过我高兴”，有“这件事儿我只为你做”。

第十七章 概率统计

第十八章 阴湖阳塔

第十九章 昔年种柳

第二十章 清华男生

191

你的心依旧年轻，随时准备狂跳不已。只是我不是能让你心跳的人，我不是你的心坎，尽管我做梦都想是。

第二十一章 永乐五年

第二十二章 非花

第二十三章 洗车



洗车

世界上有两种长大的方式：

一种是明白了；
一种是忘记了明白不了的，
心中了无牵挂。

所有人都用后一种方式长大。

我在“洗车酒吧”遇见秋水，第一印象是他的眼睛亮得不寻常。

“洗车”是我常去的酒吧之一。“洗车”在工人体育场东门靠南一点儿，原来真的是一个洗车的地方。等着洗车的人想坐坐，喝点儿什么，聊聊天，后来便有了“洗车酒吧”。如果从工体东路过去，要上座桥，过一条水渠，穿一片柏树林子，挺深的。酒吧用红砖和原木搭在原来洗车房的旁边——洗车房现在还接

洗车的活。酒吧里是原木钉成的桌椅，砖墙上铆满世界各地的汽车车牌，给人仿佛是国际偷车贼俱乐部的感觉。来过酒吧的人再到旁边的洗车房洗车后，常会下意识地摸摸车的后屁股，确保车牌还在——至少我是。酒吧不大，稍稍上点儿人，就满了。天气不冻脸的时候，就把桌子支到外边去，屋外可以听见流水的声音，闻到柏树的味道。

现在，三里屯、工体附近，酒吧很多，三五成群，占了几条街，一家没位子可以溜达到另一家。入夜，在东大桥斜街左右，杨柳依依，烟花飘摇，各色妇女倚街而站，多数不像本地人氏。或薄有姿色，或敢于暴露，也分不清是卖盗版VCD的还是卖鸡蛋的，或者索性就是“鸡”。我过去在这一带上的小学和中学，那时候没有这些酒吧，只有卖汽车配件的。匪类聚集中纺路，把偷来的车拆开在各家出售。要是那时候有现在这么些东西，我肯定会变成一个坏孩子，我是有潜质的。我妈妈回忆说，我三岁时就知道亲比我小一岁的妹妹，还是那种带口水的涉及舌头的湿湿的亲，从小就是个淫坯。我从小学读到博士，兼修了个工商管理硕士，一身经世济民的本事，现在争名逐利，津津有味。我老婆英国语言文学科班出身，英文、古文的功底都不错。几次逛红桥旧货市场，我敛了些密戏图和瓷质的密戏玩偶，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各种姿势都有，旧货贩子讲这是古时候当生理卫生教材、教具用的，姑娘出嫁之前，妈妈从箱子底翻出来给女儿看，免得什么都分不清，让亲家笑了去，说没有大户人家的风范。但是想想只是想想，我把所有搜罗的材料都锁进公司的保险柜里，同我的假账和黑钱放在一起，体现相似的性质。

我老婆五短身材，孔武有力，浓眉大眼，齐耳短发一丝不乱，一副坚贞不屈的表情。结婚已经五年了，我进入她身体的时候，她脸上依旧呈现一种极为痛苦的表情。我的秘书有一天新剪了长穗的头发，

新换了一双印花丝袜，她云飞雪落地说，她最近读了本书，书上说伟大的生意人从来不把公文包和性爱带回家，生意就是生意，公事公办。而我是个变数，公文包即使是空的，也要往家带，在办公室，连手淫的迹象都没有发现。我的秘书还问我，和老婆那么熟了，小便都不回避，属于近亲，行房的时候，有没有负罪感？我真不知道现在书摊上都卖些什么书，不理解小姑娘们都是怎么想的。尽管我的秘书有明显的性骚扰嫌疑，我明白我没办法告她，因为性骚扰成立的必要因素之一是上级使用权力占便宜。这里我是上级，我的秘书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我老婆从来不用香水，她对香水过敏。我以前并不知道，只是简单地认为，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腺体分泌旺盛，没必要用香水。我的一个老情人替一个矮黑胖子生了一个儿子，两年后她才来见我，让我知道。我说：“我初中时就知道你有宜男相，一定能当英雄母亲。”随之兴奋地抱了她一下，她香气扑鼻。回家后老婆说我身上有一股邪恶之气，她仔细嗅我的皮鞋、西装、衬衣、内裤和袜子。十分钟后她全身起了大块的风疹，像小时候蒸漏了糖的糖三角。她告诉我她香水过敏，她说我不如杀了她，她拨电话给她爸爸喊“救命”！她爸爸是公安局局长，常年扎巴掌宽的板带。之后她后悔地说应该先闻皮鞋和西装，停二十分钟，然后再闻衬衣和内裤。如果她是在闻内裤之后起的风疹，她会让我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太监。

好在还有酒吧可以喝酒。我喜欢坐在“洗车”里一个固定的黑暗角落，要一瓶燕京啤酒和一个方口杯子，从角落里看得见酒吧里的各路人物。我觉得酒吧像个胃囊，大家就着酒消化在别处消化不了的念头，然后小便出去，忘记不该记得的东西。浸了啤酒，我脑子里的畸胎思绪飞扬。泡酒吧的日子长了，它渐渐变得很有经验。吸毒的比较

好认，他们的脸上泛出隐隐的金属光泽，有些涂眼影、唇膏的想模拟的那种效果，但是不可能学得像。化妆品的光泽只有一层皮的深度，吸毒者的颜色从肉里来，从血里来，从骨头里来。同性恋不好认，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常常会闹误会。戴一只耳环可以只是因为自己高兴，涂唇膏可能是任性的女友即兴而为，关键还是要看眼睛，眼睛里的媚态和体贴，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言。我静静坐在木椅子里，音乐和人声像潮水般在我脚下起伏，松柏、流水、香水、薯条和人气在我周围凝固，黏稠而透明。我像是被困在琥珀中的蜘蛛，感觉不到人世间的一切强有力的东西悄然而至。其实这个世界也是个胃囊，我们在里面折腾，慢慢地消磨，最后归于共同的虚无——这个世界什么也不记得了。

在一个地方待久了，难免会有几个脸熟的男人，都是苦命人。偶尔打打招呼，一起喝一杯，各付各的账。这样的聊天很少涉及彼此的具体情况，不谈公司的进存销。

我习惯坐在这个角落，我有很多习惯。公司的洗手间，我习惯用最靠东边的那个坑位，我固执地认为那个坑位风水最好，拉出的大便带热气。但是连续几天我在“洗车”的角落都被一个少年占了，他又高又瘦，也用一个方口杯子喝燕京啤酒。如果我在公司的坑位总被别人占据，我会便秘的。我被他迷惑。他的眼睛很亮，在黑暗的角落里闪光，像四足着地的野兽。我老婆告诉我，我刚出道做生意时，眼睛里也放绿光，只是现在黯淡到几乎没有了。我在这个少年身上隐晦地察觉到我少年时的存在状态，或许这个少年的头脑里也有一个怪胎，这个发现让我心惊肉跳。

我走到他对面坐下，我告诉他我常常坐这儿，他说“是吧”。我问他眼睛为什么会这么亮，他告诉我他小时候总吃鱼肝油胶囊，他说

他是学医的，他还告诉我他正在从事使某种情况下死亡的人起死回生的研究，涉及多种空间、时间等等曾经困惑过我的概念。他姓秋，叫秋水，与庄周《淮南经》的一章相同。

以前我也在“洗车”里和陌生人聊过天，听过不少人的故事。有些人像报纸，他们的故事全写在脸上；有些人像收音机，关着的时候是个死物，可是如果找对了开关，选对了台，他们会喋喋不休，直到你把他们关上，或是电池耗光。秋水不是收音机，他是一堆半导体元件。我费了很多时间设计好线路，把他们组装起来，安上开关。他的眼睛那么亮，我想音色应该不俗。

秋水给我讲了一个关于生长的故事，让我那天晚上心情异常的烦躁，甚至至今都分不清故事的真假。他说他不清楚这个故事的主题，也无法理解所有重要细节的意义。我告诉秋水，世界上有两种长大的方式：一种是明白了；一种是忘记了明白不了的，心中了无牵挂。所有人都用后一种方式长大。

我付了酒账，一个电线杆子、一个电线杆子地向前走，很晚才回到家。我打了个电话给我的老情人，问她孩子最近怎么样了。她问我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我的老情人告诉我，孩子正睡着，挺香。



人体

如果你含情脉脉地注视一个姑娘三年，
三年后的某一天，
她会走到你身边问你有没有空一起聊聊天。

我是学医的，我认识柳青是在《人体解剖》课考试之前。我不知道现在几点了，我感觉烦闷，我没有理由还在这个地方待着，我想离开。

考试前的宿舍没法待，我决定离开。

在我们这所著名的医学院里，《人体解剖》课是用英文讲的。

“要知道，百分之五十与医学有关的专业词汇都是解剖词汇。如果你们用英文学好这门课，以后就能很轻松地和国际接轨，阅读专业文献、和国际友人交流就不会有太多语言障碍了。”白先生用英文说道。白先生说英文像金鱼吐水泡一样，是一种生理需要。白先生是这门科的主讲，他一手拿烟，一手拿粉笔。他十四岁开始抽纸烟，二十四岁开始教解剖，今年他六十二岁。一手黄，一手白，无论黄白，都不是肥皂洗得掉的颜色。

“那我们就可以当假洋鬼子了。”我们齐声用中文兴奋地说。

“不知道中文名词，那以后怎么给中国人看病呀？校长说我们学校是医学界中的黄埔，要把我们培养成医、教、研三位一体的全才，二十一世纪中国医学的领军人物。我们将来要给中国的老爷爷、老奶奶、大闺女、小媳妇看病，不能光想着出国开会、收外国药厂红包、和外国教授吃宴会呀。到时候我们怎么办呀？”厚朴是个胖子，他举手提问，胖脑门上渗出细细的汗珠。

“这叫什么？”白先生指着厚朴的胖脑门，用中文问。

“屁股。”我们齐声回答。

“还有别的关于中文名词的问题吗？”

“没了。”

血管、神经、肌肉、骨骼。血管有分支，神经有变异，肌肉有附着点，骨骼有隆起。我们暗恨爹妈为什么把自己生成这个样子。学了这门课之后，我才开始坚信外星人的存在，人类绝对只是生命进化中的一个环节，远远没有到达终点。

生命的进化应该是螺旋状上升的，在某一点上会具有比过去的某一点更高层次上的相似。一百万年后，人类没准又像低级动物一样，